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特质正念对初中生情绪预测偏差的影响

作者：孙琳, 段涛, 刘伟, 陈宁

## 第一轮

###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研究对象在前面两个研究中为初中生，在研究三中表述为中學生：请明确各是哪个年级，规范的做法是提供被试年级分布表。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认识到被试表述方面的问题，现将研究三中“在上海市另一所公办中学”的表述修改为“在上海市另一所公办初中”。同时，结合您提出的下面第 3 条审稿意见，对全文的研究对象的概念表述进行了修改。

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将三个研究的被试性别和年级分布列表如下(表 1)。考虑到论文篇幅问题，修改稿中三个研究的被试介绍部分没有列表、但补充了年级分布信息。

表 1 被试分布表

	性别		年级			总人数
	男	女	6	7	8	
研究一	129	138	0	107	160	267
研究二	31	39	0	37	33	70
研究三	72	64	88	48	0	136

**意见 2：**研究工具量表部分有待完善：五因素特质正念量表(FFMQ)与注意聚焦测量题项的测量学指标应提供进一步的数据。FFMQ 原作者使用的对象为大学生，在本文中用于初中生，应报告 CFA 指标，并论述对初中生的适用性，有关正念题项的含义能否为初中生准确理解？注意聚焦测量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0，应做出说明，解释较低的原因。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批评指正和宝贵意见。我们逐一回答如下：

第一，Baer 等人(2006)编制的五因素特质正念量表(FFMQ)，最初适用的对象为大学生，尽管后来应用于更大范围的群体(Josef et al., 2019)，但本研究中应该报告更详细的测量学指标。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修改本文期间，在上海市另一所公办初中进行了补充调查：在班主任支持下，选取 6 年级一个班级学生( $n=36$ )当场阅读该问卷，在不进行任何解读的情况下，

询问学生是否能理解问卷中的各个条目语义,所有学生均表示能理解,由此可以推测 7、8 年级学生也不存在阅读理解上的困难。同时,对研究一的数据补充了验证性因素分析( $n=267$ ), 指标可以接受:  $\chi^2/df=2.87$ ,  $RMSEA=0.084$ ,  $CFI=0.86$ ,  $IFI=0.86$ ,  $NNFI=0.85$ 。

上述结果表明,五因素特质正念量表(FFMQ)适应于初中生群体。国内,张伊等(2019)也运用该量表对中学生进行施测。在修改稿的“2.2 材料”中,我们补充了相关 CFA 指标和说明。

第二,研究三中,注意聚焦测量三个题项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0,相对偏低。但 Hair 等人(2010)也曾指出,当变量的测量指标少于 6 个时,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到 0.6 表明变量是可靠的。在修改稿的“4.2 材料”中,我们对此补充了说明。此外,我们在讨论部分也对此做了进一步修改说明:“但它仅通过 3 个题项测量,尚缺乏足够的可靠性,且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对注意聚焦进行直接操纵(如 Wilson et al., 2000),这就制约了该模型的解释效力。未来研究可在实验中直接操纵注意聚焦,以直接检验本文初步提出的正念“扩大-联结”解释模型。”

#### 参考文献:

- Baer, R. A., Smith, G. T., Hopkins, J., Krietemeyer, J., & Toney, L. (2006). Using self-report assessment methods to explore facets of mindfulness. *Assessment, 13*(1), 27–45.
-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 Anderson, R. E. (2010).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A global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Josef, M., Mathematik, F. F., Wien, U., & Austria, V. (2019).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rrelates of FFMQ mindfulness face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18.
- Wilson, T. D., Wheatley, T. P., Meyers, J. M., Gilbert, D. T., & Axson, D. (2000). Focalism: A source of durability bia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821–836.
- 张伊, 黄琪, 安媛媛. (2019). 青少年正念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01), 172–176.

**意见 3: 概念的准确问题:** 中学生与青少年学生是否等同? 建议依据研究对象做更加准确的表述。

**回应:** 非常感谢您指出的问题! 我们已认识到, 中学生与青少年学生是不等同的。青少年心理学家 Sternberg (2010)将青少年分为早、中、晚期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初中、高中、大学三个学段), 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初中生, 不能泛化到青少年, 故修改稿中我们在题目、摘要和正文中表述研究对象时, 将“青少年”调整为“初中生”, 只是在“引言”和“讨论”中未直接涉及研究对象的部分用“青少年”的表述。

参考文献:

Steinberg, L. (2010). *Adolescence (9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意见 4:** 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明确性有待提高。本文提出: 因变量只需采取绝对偏差指标——预测与体验之差的绝对值, “0”表示完全无偏差(Dunn et al., 2006; Hoerger et al., 2012)。但同时, 为反映学业领域情绪预测是否存在高低估趋势(Wilson & Gilbert, 2003), 也对相对偏差——预测与体验之差的情况进行统计。建议: 用公式或者举例的办法, 提高绝对偏差和相对偏差操作化的明确性和清晰性。另外, 高低估趋势也应该介绍清楚。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在情绪预测偏差的指标操作方面, 以往文献中根据研究问题和目的, 主要有三种计算方法。第一, 直接采取平均数差异检验的方法(Wilson & Gilbert, 2003), 组内设计运用相关样本  $t$  检验, 组间设计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 若预期情绪和实际情绪差异显著, 则认为存在情绪预测偏差。第二, 计算预期情绪与实际情绪体验的差值, 得到相对偏差指标。例如, Sevdalis 和 Harvey (2007)的研究中, 直接将预期情绪减去实际情绪, 得到一个预测错误指数(prediction error index, PEI), 其中正数表示高估, 负数表示低估, 0 表示绝对准确, 然后将高估组和低估组均分别与 0 分进行单样本  $t$  检验。以上两种方法实际上考察的均是情绪预测的相对偏差(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第三, 计算预期情绪与实际情绪体验的差值的绝对值, 得到绝对偏差指标, 这一指标能够直接反映情绪预测偏差的大小(Dunn et al., 2007; Hoerger et al., 2012)。例如 Dunn 等人(2007)为了综合评定被试的情绪预测偏差, 在数据统计方面, 分别计算了两个情境中的预期情绪和实际情绪体验间的绝对差异值(不考虑高估或低估方向)。

我们认为, 如何判断情绪预测是否存在“偏差”, 关键要看研究问题和目的。本研究旨在考察学业情绪预测是否存在偏差以及特质正念和注意聚焦的作用, 因此运用绝对偏差指标(absolute bias)最为合适和直接(Dunn 等人的做法)。但为进一步反映在学业情境中学生的情绪预测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趋势, 这可能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本研究也兼顾了相对偏差(relative bias) (Sevdalis 和 Harvey 的做法)。上述做法, 也可参照陈宁、卢家楣和汪海彬(2013)的研究。根据您的建议, 为提高绝对偏差和相对偏差操作化的明确性和清晰性, 我们在修改稿的“1 引言”的最后一段做了重新说明。

参考文献:

Dunn, E.W., Brackett, M. A., Ashton-James, C., Schneiderman, E., & Salovey, P.(2007). On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time trave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85–93.

Hoerger, M., Chapman, B. P., Epstein, R. M., & Duberstein, P. R. (2012).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Emotion*, 12(1), 1–10.

Pollmann, M. M. H., & Finkenauer, C. (2009). Empathic forecasting: How do we predict other people's feeling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3 (5), 978–1001.

Sevdalis, N. & Harvey, N. (2007). Biased forecasting of post decisional a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678–681.

Wilson, T. D., & Gilbert, D. T. (2003). Affective forecasting. In P. Z. Mark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pp. 345–411).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陈宁, 卢家楣, 汪海彬.(2013). 人际共情鸿沟可以跨越: 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为例. *心理学报*, 45(12), 1368–1380.

**意见 5:** 描述性统计结果等应该报告: 研究三的变量的相关系数, 三个研究的正念得分、学业情绪预测的均值等应该提供, 如果篇幅有限, 也应选择主要的报告, 其他作为附件提供。另外, 中介效应可以提供特质正念解释情绪预测偏差变异量的百分比。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批评指正和宝贵意见。我们逐一回答如下:

第一, 根据您的意见, 将研究三的相关统计结果附录如下(表 2), 同时在修改稿中进行了补充和说明(限于篇幅, 正文中没有列表): “统计发现, 情绪预测偏差与特质正念呈负相关( $r = -0.239, p < 0.01$ ), 与注意聚焦呈负相关( $r = -0.285, p < 0.01$ ), 特质正念与注意聚焦成正相关( $r = 0.285, p < 0.01$ )。”

**表 2 相关分析结果**

	特质正念	注意聚焦	情绪预测偏差
特质正念	1		
注意聚焦	0.284**	1	
情绪预测偏差	-0.239**	-0.285**	1

第二, 根据您的意见, 我们计算了三个研究的特质正念样本均值, 分别为: 122.68(研究一)、124.81(研究二)、121.43(研究三), 合并三个研究的数据后分析发现, 特质正念得分不存在研究间的差异( $p > 0.05$ )。由于本研究旨在考察学业情绪预测是否存在偏差以及特质正念和注意聚焦的作用, 故正文中没有报告特质正念的样本均值, 也没有报告情绪预测偏差的样本

均值、但已报告不同组别的绝对偏差和相对偏差的均值(见正文表 1、2、3)。这样处理是基于研究问题和目的考量的,妥当否恳请您指正!

第三,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中介效应分解表。

**意见 6:**请补充正念高低分组的依据:以中值分组的依据,与前后 27%分组的区别何在?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实验中对通过量表测得的自变量得分按照中值进行分组,也有不少文献支撑,如 Wang (2004)、刘雪峰等人(2007)、王阿妹等人(2018)。前后 27%分组是依据样本大小、数据是否正态分布的一种经验分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可能会根据研究目的有所变化,例如唐淦琦和黄敏儿(2012)的研究中,对高低幸福感的分组采取的方法是:以正情绪总分较高者为高分组,较低分者为低分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来考察学业情绪预测是否存在偏差以及特质正念和注意聚焦的作用,用中值分组法更契合实验中的样本大小,研究一和三的结果也表明,采用中值分组获得的特质正念高低组在情绪预测偏差上表现显著差异。我们的这种考虑是否妥当,恳请您指正!

参考文献:

Wang, X. T. (2004). Self-framing of risky choice.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7(1), 1–16.

刘雪峰, 张志学, 梁钧平. (2007). 认知闭合需要、框架效应与决策偏好. *心理学报*, 4(4), 611–618.

唐淦琦, 黄敏儿. (2012). 高低幸福感人群的负情绪特点: 生理和表情的依据. *心理学报*, 44(8), 1086–1099.

王阿妹, 董杰, 朱文静, 胡冬梅, 司继伟. (2018). 信息完整性与应聘者数量对不同认知闭合需要者招聘决策的影响. *心理科学*, 41(6), 1410–1415.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目前国内外已有少量研究对此进行了考察(如 Hong et al., 2016; Lench et al., 2019; 耿晓伟 等, 2019), 结果如何?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根据您的提示, 修改稿“1 引言”第二段中补充了 Lench 团队和耿晓伟团队的研究结果(Hong 等人的研究结果在“1 引言”第三段中已经介绍), 补充介绍 Pollmann 和 Finkenauer (2009)的研究结果。

**意见 2:**研究第一个目的就是证实在考试评价和成就反馈这类自我高度卷入的学业情境中存在情绪预测偏差(假设 1)。为什么会有此假设? 需要基于问题 1 的完善提出假设。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指正。结合您提出的上面第 1 条意见，修改稿中“1 引言”第二段进行了以下补充和调整：“例如 Lench 等人(2019)在研究 1 中选取考试情境，请被试预测获悉考试结果后的情绪，结果发现在情绪强度、频率乃至具体情绪方面都出现了偏差。国内，耿晓伟等人(2019)研究发现，初中生对考试和学习竞赛的积极、消极结果的情绪预测中都出现了偏差。耿晓伟分析认为，初中生对刺激的情绪反应更极端，对学习结果发生时的情绪预测更容易受中心事件影响并导致影响偏差。Pollmann 和 Finkenauer (2009)以大学生为被试，也发现成就反馈情境中被试出现了情绪预测偏差。本研究将通过真实考试和模拟情境，进一步证实考试评价和成就反馈这类自我高度卷入的学业情境中存在情绪预测偏差(假设 1)。”

**意见 3：**“情绪预测偏差人格”这个概念突然出现，需要介绍内容以及介绍的必要性。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您指出的问题是在“1 引言”这四段中的这句话：“尽管迄今为止仅有上述少数实证研究，且特质正念对预测不同效价未来情绪的影响上表现出不一致结果，但却开创了情绪预测偏差人格成因的一个崭新视角。”我们文字表述不严谨，划线句确实导致误解，修改稿中改为：“但却开创了从人格方面揭示情绪预测偏差成因的一个崭新视角。”

**意见 4：**研究一，需要简要介绍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修改稿中，我们在“2.2 材料”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根据心境一致性效应，积极情绪会增加个体对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消极情绪会增加个体对未来消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张萍，卢家楣，张敏，2012)。因此，可根据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倾向，来佐证被试的情绪体验自我报告真实性。本研究采取陈宁等人(2014)编制的初中生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问卷，含积极和消极事件两个维度，各 10 个项目。”

**参考文献：**

陈宁，卢家楣，汪海彬. (2013). 人际共情鸿沟可以跨越：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为例. *心理学报*, 45(12), 1368-1380.

张萍，卢家楣，张敏. (2012). 心境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的影响. *心理科学*, 35(1), 100-104.

**意见 5：**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解释或者明晰。如下。

(1)2.4.1 中对考试前后预期和回忆的考试目标是如何进行评分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一中，对被试在考前对考试目标预期和考后对考试目标是否实现进行测量，目的在于创设积极情境(目标实现)和消极情境(目标未实现)。对学生而言，是否实现考试目标可以诱发出相应的积极或消极情绪。耿晓伟等人(2019)的实验3中也采取该方法创设情境，具体方法为“期末考试前让被试确定目标名次。考试结束后，达到目标名次的被试为成功组，未达到目标名次的被试为失败组。”本研究的测量方法为：第一阶段，在考试前请被试报告期中考试的总目标，并请被试预测实现目标的积极情绪与未实现目标的消极情绪；第二阶段，请被试回忆第一阶段报告的期中考试总目标和目标实现情况，再请实现目标的被试报告此刻的积极情绪、未实现目标的被试报告此刻的消极情绪(见正文“2.3 程序”)。具体的测量题项为：

第一阶段测量(考试前)——你对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的目标是什么？

(1)比以前有较大提高 (2)比以前有一点提高 (3)保持以前的成绩

第一阶段测量(考试后，获得成绩的当天)——先请被试回忆考前预期的考试目标(同上)，然后询问被试：你的期中考试成绩达到目标了吗？

(1)达到目标 (2)未达到目标

我们在设置期中考试的预期目标时，一开始设置了选项(4)“比以前的成绩退步”，但在听取了3名初中班主任老师的建议后，删除了选项(4)，因为不会有学生会预期自己的“退步”，从研究伦理的角度也应避免设置这样的选项、以免误导学生。并且，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将被试分为目标实现组(积极情境)和目标未实现组(消极情境)，而非考察学生真实的目标实现情况，所以用“较大提高”“有一点提高”和“保持以前的成绩”三个选项可以实现研究目的。

**参考文献：**

耿晓伟, 范琳琳, 赵李娜. (2019). 学习能动性信念对初中生学习行为中情感预测偏差的影响. *心理科学*, 42(1), 56—61.

(2)将被试按期中考试目标实现情况分为目标实现组和未实现组，具体如何操作？需要在方法部分交代。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2.3 程序”的第二段修改了相应表述：“先请被试回忆第一阶段报告的期中考试总目标、再报告是否实现了考前的目标预期，据此将其分为目标实现组和未实现组。”并相应地在“2.4.1 操纵检验”的第二段进行文字微调，避免语句重复。

(3)目标实现组中,积极情绪体验与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相关为  $0.18(p=0.049 < 0.05)$ ,前测还是后测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根据您提出的第(4)条意见,我们在“2.2 材料”部分已补充了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的介绍。设置这个测量的目的是,根据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倾向,来佐证被试的情绪体验自我报告真实性。因此,“目标实现组中,积极情绪体验与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相关”的结果是第二阶段测量结果(被试在获知期中考试成绩、得知自己实现了考试目标后)。

(4)积极情绪增加了对未来积极事件的判断,消极情绪增加了对未来消极事件的判断,从结果推断到此结论的逻辑不是很清楚。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批评指正。如您第(4)条意见的回答中所说明的,设置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这个测量的目的是,根据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倾向,来佐证被试的情绪体验自我报告真实性。在统计上,“2.4.1 操纵检验”的第三段运用了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对此进行了检验,发现了这种心境一致性效应的存在。为了从结果推断到结论的逻辑更加清楚,我们在修改稿中做了进一步修改、补充了一条参考文献:“对于目标实现组,积极情绪增加了对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对于目标未实现组,消极情绪增加了对未来消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这种心境一致性效应为学生情绪体验报告的真实性的提供了佐证(陈宁,卢家楣,汪海彬,2013)。”

参考文献:

陈宁,卢家楣,汪海彬.(2013).人际共情鸿沟可以跨越: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为例.《心理学报》,45(12),1368-1380.

(5)0 做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目标未实现组( $M_{未实现}=1.05, SD=0.86$ )的差异显著。是情绪偏差吗?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在以往的情绪预测偏差研究中,无论采取相对偏差(relative bias) (Sevdalis & Harvey, 2007)还是绝对偏差(absolute bias) (Dunn et al., 2007; Hoerger et al., 2012)指标,将指标值与“0”做比较(“0”表示情绪预测不存在偏差)是判断偏差是否存在的常见做法。例如, Dunn 等人(2007)的研究中,直接将预期情绪减去实际情绪,得到一个预测错误指数(prediction error index, PEI),其中正数表示高估,负数表示低估,0 表示绝对准确,然后将高估组和低估组均分分别与 0 分进行单样本  $t$  检验。不仅如此,在其它研究



主题中，也有很多研究采取这种方法对回忆偏差、判断偏差等进行统计检验。例如：钟毅平等人(2012)在研究中，将“两组被试的  $d$  值(回忆奖金数与实际奖金数的差值)分别与基线条件  $d=0$ (不高估也不低估)进行  $t$  检验”，进而检验被试是否出现了记忆偏差。

虽然与“0”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可以检验情绪预测偏差是否存在，但根据您的提问，我们也认识到这里未能表述清楚，我们在修改稿中的“2.4.2 假设检验”第一段中，进行了如下修改：“将两组的绝对偏差分别和 0(表示情绪预测不存在偏差)做单样本  $t$  检验，”

参考文献：

Dunn, E.W., Brackett, M. A., Ashton-James, C., Schneiderman, E., & Salovey, P.(2007). On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time travel: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85–93.

Hoerger, M., Chapman, B. P., Epstein, R. M., & Duberstein, P. R.(2012).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Emotion*, 12(1), 1–10.

Sevdalis, N. & Harvey, N. (2007). Biased forecasting of post decisional a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678–681.

钟毅平，邓棉琳，肖丽辉.(2012). 公正世界信念对记忆偏差的影响. *心理科学*, 35(6), 1323–1327.

**意见 6：**根据特质正念得分中值将两组被试分别分为高、低正念组，以绝对偏差为因变量。是情绪预测的绝对偏差吗？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此处的“绝对偏差”是指“情绪预测的绝对偏差”，是我们在初稿中交代偏差指标时未表述清楚的原因。结合审稿专家一提出的意见 4，我们已在修改稿的“1 引言”的最后一段做了重新交代：“本研究旨在考察学业情绪预测是否存在偏差以及特质正念和注意聚焦的作用，因此采取绝对偏差指标(absolute bias)能够直接反映情绪预测偏差的大小(Dunn et al., 2007; Hoerger et al., 2012)，它是预期情绪和实际情绪之间的差值的绝对值，若显著大于 0 则存在情绪预测偏差。为进一步反映在学业情境中学生的的情绪预测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趋势，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本研究也对相对偏差(relative bias)进行了考察，它是预期情绪和实际情绪之间的差值，正值表示高估，负值表示低估(Sevdalis & Harvey, 2007)。”

**意见 7：**进一步以相对偏差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什么的相对偏差？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这里我们没有表述清楚：第一，关于“相对偏差”，结合

审稿专家一提出的意见 4, 我们在“1 引言”的最后一段做了重新交代; 第二, 这里没有交代清楚“以...的相对偏差”, 我们在修改稿“2.4.2 假设检验”的第三段开头的表述改为: “进一步对特质正念高低组的相对偏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3.4.2 假设检验”和“4.4.2 假设检验”的第三段开头也都相应进行了修改。

**意见 8:** “从偏差现象的发现和确证, 到探讨偏差发生的成因、从而为偏差矫正和干预提供依据”, 既然偏差是普遍现象, 为什么要进行偏差矫正和干预呢?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虽然从进化论的角度看, 情绪预测偏差可能具有生存意义(Marroquin et al., 2013), 但大多数情况下, 偏差对幸福感、健康、公共政策、经济和人际关系有重要的消极影响(Dunn & Laham, 2006)。早在 2000 年, Gilbert 和 Wilson 就发现, 情绪预测偏差会干扰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人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误需要, 导致人们过分追求不能带来幸福的事情或逃避不会影响幸福的事情, 甚至人们在意识到什么会影响其幸福的时候仍会掉进情绪时间之旅的陷阱。再如, Sandstrom 和 Dunn (2011)研究发现, 尽管社会文化不断教导我们践履美德会带来幸福, 但很多人还是难以践行, 甚至感觉痛苦, 这正是情绪预测偏差带来的美德盲点所致。正因如此, 研究者也在探索减少这种偏差的干预方法。且不少证据表明, 针对情绪预测偏差具体来源的干预通常是有效的, 这证实了 Dunn 和 Laham (2006)的判断——“偏差就像座疮一样普遍, 但也能像座疮一样治疗”。

**参考文献:**

Dunn, E. W., & Laham, S. M. (2006). *A user's guide to emotional time travel: Progress on key issue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In J. P. Forgas (Ed.), *Hearts and minds: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pp. 177–193).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Gilbert, D. T., & Wilson, T. D. (2000). *Miswanting: Some problems in the forecasting of future states*. In J. P. Forgas (Ed.), *Feeling and thinking: The role of affect in social cognition* (pp. 178–1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roquin, B., Nolen-Hoeksema, S., & Miranda, R. (2013). Escaping the future: Affective forecasting in escapist fantasy and attempted suicid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2*(4), 446–463.

Sandstrom, G. M., & Dunn, E. W. (2011). The virtue blind spot: Do affective forecasting errors undermine virtuous behavior?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5*(10), 720–733.

**意见 9:** 为什么要测量注意聚焦?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研究三的目的是初步探索特质正念影响情绪预测偏差的心理机制，对文献进行回溯后发现，“正念-注意-情绪预测”之间的关联路径可能是其中重要的机制。因此，我们在研究三中测量了被试的注意聚焦。

首先，就特质正念与情绪预测偏差的关系来看，研究表明，注意聚焦或聚焦错觉(focalism)是情绪预测偏差的关键认知成因(Wilson & Gilbert, 2003; 孙琳 等, 2020)其次，就正念和注意的关系来看，研究表明，正念的核心机制是注意(彭彦琴, 居敏珠, 2013)。Bishop 等人(2004)认为正念有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一是注意的自我调节，涉及注意调节和意识监控两个认知控制过程；二是经验定向，包括好奇心和对自身有关经验的接纳。此外，我们对于注意聚焦的测量方法也在文章讨论部分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即以往研究大多对注意聚焦进行直接操纵(如 Wilson et al., 2000)，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测量注意聚焦。

**参考文献：**

Bishop, S. R., Lau, M., Shapiro, S., Carlson, L., Anderson, N. D., Carmody, J., ... Devins, D. (2004). Mindfulness: A propos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1*(3), 230–241.

Wilson, T. D., & Gilbert, D. T. (2003). Affective forecasting. In P. Z. Mark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pp. 345–411).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孙琳, 段涛, 陈宁.(2020). 情绪预测偏差的成因及干预. *心理科学进展*. 28(12), 2018–2026.

---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上一版审稿意见做了认真修改，达到发表水平。建议录用。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第一轮修改稿的肯定！

**审稿人 2 意见：**

我看过了，其他作者都已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补充一下就建议录用。作者已报告了，对于目标实现组，积极情绪增加了对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对于目标未实现组，消极情绪增加了对未来消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那么，对于目标实现组，消极情绪的结果如何？对于目标未实现组，积极情绪的结果如何？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第一轮修改稿的肯定和提出的宝贵问题！您提出的问题，是在实验一的“2.4.1 操纵检验”部分的第三段。我们经过重新核查数据和统计方法，发现此处的统计出现了失误。实验一中，目标实现、未实现组分别测量的是被试积极、消极情绪体验，这在

“2.3 程序”的第二段已有说明“再请实现目标的被试报告此刻的积极情绪、未实现目标的被试报告此刻的消极情绪，最后完成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因而，就不能以 2(组别：目标实现/目标未实现)\*2(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积极事件/消极事件)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这确实是我们的失误。

非常感谢您的批评指正！我们重新进行了数据统计，并进行了两处修改：

(1)在“2.4.1 操纵检验”的第三段，将原文修改为：“相关分析显示，目标实现组中，积极情绪体验与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相关为 0.14，呈正相关趋势( $p=0.12$ )；目标未实现组中，消极情绪体验与未来消极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相关为 0.31，呈显著正相关( $p<0.001$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情绪体验报告的真实性的提供了佐证(陈宁，卢家楣，汪海彬，2013)。”

(2)实验三中，也运用了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来佐证情绪体验报告。我们又对实验三的数据进行了核查和重新统计，由于实验三中对所有被试情绪体验的测量是一样的，故可以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且结果显示存在边缘显著的交互效应。鉴此，我们将“4.4.1 操纵检验”部分进行了相应调整，修改为：“相关分析显示，积极情绪体验与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相关为 0.23( $p=0.049<0.05$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交互效应边缘显著， $F(1, 134)=3.07$ ， $\eta^2=0.02$ ， $p=0.08$ ，对于未来积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成功反馈组( $M=16.39$ ， $SD=2.66$ )高于失败反馈组( $M=15.63$ ， $SD=2.36$ )，而对未来消极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成功反馈组( $M=14.55$ ， $SD=2.61$ )低于失败反馈组( $M=15.03$ ， $SD=2.98$ )。这为初中生情绪体验报告的真实性的提供了佐证。”

在本轮修改中，我们作者团队又对全文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对三个实验进行了数据核查和统计，对小数点保留位数(如小数点后保留位数不统一、四舍五入有误)、文字重复(如均值  $M$  右下标注明成功组、失败组的不必要)等问题进行了微调。

---

**编委复审：**作者对外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很好的思考，并做出充分的修改。论文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建议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肯定。

**主编终审：**该文经过两轮评审和修改，文章质量已经有很大提高，达到学报要求，同意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肯定。